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外婆的朋友圈

伍社睿



外婆是在2015年前后开始使用微信,并学会发朋友圈的。

那时候,刚给她与外公买了智能手机。外婆看着朋友圈很是好奇,便央求着我们教她如何发朋友圈。我与母亲便手把手地教她:点击微信上的“相机”按键,再选择想要发的照片,编辑好想说的文字内容,便能够发带有图片的朋友圈了。

外婆学会后兴奋不已,自那以后,我每天都能在朋友圈里刷到外婆的动态,有养花的、有与弟弟妹妹合拍的,多不胜数。这些照片和文字,不仅是外婆生活的记录,更是她对生活热爱的见证。每一朵花、每一次相聚,都是她眼中独特的风景,值得被珍藏和分享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外婆又解锁了一个新技能——微商。外婆性格外向,好交际,与任何人都能很快熟络。这不,她接送表弟上学、放学的那会儿功夫里,认识了表弟同学的妈妈,是一名正在创业的微商。外婆受了她的影响,也一并加入了微商的行列。从此,外婆又多了一个新任务——售卖产品,我每天都刷到外婆的这一动态。

外婆很是热爱她的这份“新工作”。七十多岁的她,身体硬朗得很,一有机会,她便去到产品销售的公司总部学习产品知识和金融课程,更新她的知识体系,并将理论联系实际、运用于实际中,巧妙地将许多“潜在客户”转变为她的忠实粉丝,甚至是“战略伙伴”。

外婆的“事业”做得风生水起,离金牌微商只差两级之遥。这不仅是她个人能力的体现,更是她对生活积极态度的展现。她用行动告诉我们:年龄从来不是限制,只要心怀热爱,敢于尝试,就能在任何领域发光发热。

后来,外公突然患了脑卒中,需要她时刻陪伴在身边照顾,她才不得不放弃“事业”。这段时间对外婆来说是艰难的,但她并没有被困难打倒,而是用她的坚韧和爱,支撑起了这个家。

小镇上有一家小吃店,专卖肉丸。肉丸是用牛肉、淀粉以及各种调料搅拌成馅料后,再过油炸制而成。因为淀粉多,肉丸很硬,要在清水里泡一晚上,泡软之后,第二天放入锅中略煮即可。听起来似乎很简单,但要做得好吃,绝非易事。煮肉丸的汤必须要用牛骨熬制,汤里的香料也尤为重要,这是一家肉丸好吃与否的关键,也是每家“掌门人”不肯轻易外泄的独门秘诀。

小时候,我经常吃这家肉丸。说是吃肉丸,但重点在汤上。一碗只有十来个肉丸,但汤可以多盛。汤里可以泡馒头、泡烧饼,吸饱了汤汁的馒头,竟能吃出肉的滋味。每次去,我都会眼巴巴地盯着煮肉丸的那口大锅,对老吕头说:“多来点汤。”

老吕头是这家小吃店的老板,其实他并不老,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,大概是他长得显老,便有了这个称呼。可他并不在意,总是笑着答应,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,像一颗核桃仁。老吕头当然明白我的小心思,他掂起特制的长柄铜勺,舀了大半碗肉丸汤,然后从另外一口煮牛肉的锅里,给我添上一勺牛肉汤,最后撒一点蒜苗或香菜,晃晃悠悠地端到我面前。这么一碗泛着油花、飘着浓香的肉丸汤,每每让我吃得汗流浹背、心满意足。

老吕头的肉丸做得好吃,镇上的人们都爱吃。小店里坐的基本都是老主顾,不用开口,老吕头就把“定制套餐”

待外公康复了些许,且能够自理时,她又闲不住了,开始在微信里写起文章来。几年间,她笔耕不辍,积累了将近5万字的散文。她的作品篇幅不一,既有短小精悍的两三百字,也有洋洋洒洒的3000余字,总数达到了50余篇。她的写作主题丰富多样,有对家公家婆的深厚感激,有对已故老同学的怀念,有对老家生活的美好回忆,还有对年轻时艰难困苦追的追忆……这些文字不仅是外婆情感的寄托,更是她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家人的深情厚谊。

每当写完一篇,她便发给我修改,我修改后再发回给她,她将文章发她所在的各个家庭群里以及朋友圈里,收获了许多亲朋好友的赞美与敬佩之情。

一年前,她又在微信里学会了一个新技能——弹钢琴。她从微信上报名了专门教授老龄人的零基础钢琴课。刚报名时,因时间较为仓促,设备不齐全,她便自己手画了一台“纸钢琴”,并标记上88个按键,跟着老师在微信上一步一步练习。这一年里,她无论多么困难,都不曾放弃学习钢琴,课堂上认真做着笔记,做的笔记多达10余本,课后作业也总是交得最及时。现如今,她已能够弹奏《致爱丽丝》《化蝶》等复杂曲目。前段时间,她从线上机构顺利毕业,拿到了由机构颁发的毕业奖杯。

她将奖杯拍了照,并将这一年的学琴经历写成了《学琴点滴体会》,一起发到了朋友圈里。霎时间,收获点赞无数。

昨日,我在小区里散步,看到了这样一句标语: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。对此,我深感认同。外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,如同明亮的火种,点燃了家中每一个人对生活的热忱,让我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,都能汲取到她身上那股勇往直前的力量,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,无惧风雨,大步向前。

端了上来。谁要大碗、谁要小碗,谁的口味重、谁爱多喝汤,谁不吃香菜、谁爱多放蒜苗,老吕头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几天不见,孩子长高了,来,多吃一点,长得更高。”嘴上说着,老吕头的手也没闲着,拿起铜勺,给碗里添了一些肉丸。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小伙子、大姑娘、中年人、老人,老吕头的理由也很多,“年轻人饭量大,多吃几个”“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,别减肥了”“年纪大了,要多吃一点,这样身子骨才硬朗”……当然,付钱时,老吕头不会多收一分钱。他说,乡里乡亲的,这几个丸子算啥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,再回到小镇上,没想到这家小吃店还在。老吕头仍然穿着围裙,站在冒着腾腾热气的两口大锅后面。“孩子,好久没来了呀!”老吕头笑着跟我打招呼,语气却很平静,像是知道我会回来一样。老吕头还是老样子,好像没什么变化,一笑,脸还是会变成核桃仁,只是沟壑似乎更多了。

坐下后,满满一碗肉丸又晃晃悠悠地放在了我的面前。尝了一口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小店没变,小店里的食客也没变,一切都像是多年前的样子。我突然想,人们之所以钟情于老店,除了熟悉的味道之外,可能更多的是被老店那种独特的气场所吸引——几十年如一日,像固守在家乡的亲人一样,亲切、踏实、可靠,多的是安心,少的是折腾。



一瓣合欢一页诗

叶正尹

六月的合欢树开得正好。阳光穿过茂密的枝叶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我站在树下,抬头看那些粉色的绒毛在风里轻轻摇晃。这些年,树似乎长得更高了,枝干也更粗壮了些。忽然一阵风吹过,几朵合欢离开了枝头,打着旋儿往下落。

我伸手接住一朵。它躺在掌心,像一把小扇子,又像鸟儿的羽毛。粉色的细丝从中心散开,摸上去软软的,带着点儿温热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用过的毛笔,笔尖沾了水,就会这样微微地蓬开。

树下的水泥地上已经落了不少花。有的还很完整,有的已经被行人踩碎。我蹲下来仔细查看,发现这些落花排成的形状很有意思。三五朵聚在一起的,仿佛在窃窃私语;孤零零的,恰似走散的字句。有只蚂蚁正拖着一丝花蕊缓缓移动,宛如在搬运某个句点的标点。第二天再来时,那截花蕊已不见踪影,倒是树根处冒出几丛新草。

一片花瓣飘落在我的鞋尖上。这个角度,这个姿势让我忽然定住了。前年这个时候,我也是这样蹲在合欢树下等人。那天来得太早,索性就蹲在这里数落花。一片花瓣掉在肩头,我没舍得拂去。后来等的人来了,看见就笑,说我“戴花”。

树上的花还在不停地落。有的整朵坠入草丛,有的碎在行人脚下,更幸运的那些,或许会被孩子别在衣襟上。落在草丛里的,过几天就会消失不见;落在水泥地上的,经夜露浸润便褪了颜色。但总有些倔强的花瓣,第二天仍在砖缝里泛着微粉。这些无人签收的诗页,最终都成了泥土的收藏。

我捏着手这朵合欢站了一会儿。清晨的花苞正迎着阳光舒展,而地上的花瓣已经开始泛黄。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照下来,在水泥地上画出晃动的光斑。

衬衫口袋里的合欢贴着心跳,新买的笔记本还带着纸浆的味道。走远时回望,那棵树正在蝉鸣声里轻轻摇晃。风掠过枝头,几朵花像终于下定决心般,轻盈地跃入六月的阳光里。

一家老店

张君燕

